

记忆档案

陆拾玖号



两岁时跟着奶娘学会第一支山歌 五年里走遍三湘学习湖南民歌

白诚仁：民歌之爱 大地之爱

民歌是他一生最痴情的爱。向民间学习，向民间艺人学习，以民间音乐为创作源泉，是他一辈子音乐创作的宗旨。不到两岁的时候，他就跟着奶娘学会了她唱的山歌；他走遍了民歌资源丰富的湖湘大地，发掘整理了上千首民歌。以湖南民歌资源为源泉，他创作了《洞庭渔米香》、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、《小背篓》等经典民歌，并培养了宋祖英、张也、吴碧霞等一大批优秀民族歌手。2011年12月14日，“湖南民歌之父”白诚仁因病去世，而他对中国文化、湖南民歌的痴迷之爱，将永远留在人间。



白诚仁(中)在湘西与当地村民亲切交流。

[壹]

给校长提意见，要到民间音乐中去“挖宝”

白诚仁听的第一支山歌，是他的奶娘唱的四川山歌：“尖尖山，二斗平，毛草蓬蓬，把把门……”。受到戏迷大哥的影响，白诚仁从小就跟着学会了不少唱段，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京胡、二胡，是同学中的“音乐明星”。高中毕业后，他毅然报考了延安鲁艺，并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。

白诚仁进入了音乐部声乐系。当时教声乐的几位老师都是苏联老师，教的是美声唱法，而且全是外国歌曲。有一次学院组织同学们去工矿区演出，大家在台上唱得热情洋溢，可台下的工人听众却听得茫然。演出回来后，白诚仁彻夜难眠。第二天就去找校长提意见：“我们除了学习西洋音乐的长处，是否还应该继承我国民间音乐的传统，到民间音乐中去挖掘宝藏，学好唱好我国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呢？”校长专门召集声乐系师生开会，说白诚仁给他们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，倡议大家都要以民间老艺人为师。

此后，白诚仁埋头苦学民间音乐，“东北打鼓”、“京韵打鼓”、“山东琴书”、“河北梆子”、“东北二人转”、“乐亭打鼓”等等，他越学越有味。



上个世纪60年代，白诚仁和同事在湖区采风。



年轻时的白诚仁下乡采风。

[贰]

向病危的瑶族歌手学民歌

1955年10月1日，白诚仁成为湖南省民族歌舞团一名年轻的独唱演员。不久，他就随团里去江华瑶族自治县演出。一位在山顶上唱山歌的老婆婆，让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湖南的民歌。随后的五年时间，他深入到桑植、通道、江华、嘉禾等20多个县采风，徒步爬山10000多里，收集了上千首民歌。他常常整天在深山里奔波，一天只能吃上两个红薯；他晚上睡过棺材板子，常被跳蚤咬得通宵难眠。

他和民间艺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，艺人们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个总是在田间地头找人学歌的“白同志”，并把“白同志”能向自己学歌视作一种光荣。桑植一位叫戴福香的民间歌手，等了他21年，只为等着他来将自己没有唱给他听的民歌再教给他。

有一次，白诚仁到桑植收集民歌，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地方整整学了4天民歌，正准备要走。一位86岁的老人拄着拐杖，专门赶了十几里山路追上了他，要把自己会唱的民歌教给他。还有一次，有人告诉他，新宁花竹山上有位身怀民歌绝技的瑶族老人快要病死了。白诚仁知道瑶族留下来的歌曲不多，带走一条就会少一条，便连夜坐火车、汽车，又走了80多里山路赶到了老人的病床边，把耳朵贴到他嘴边，老人用衰弱的声音唱一句，他就记一句，几天后，老人就去世了。后来他才知道，这是一支传了几百年的古瑶歌。

[叁]

为还歌于民， 年过七旬的他自创 “一分钟锻炼法”

丰富的湖南民歌资源的积累，多年的民间采风生活成为白诚仁音乐创作的源泉。著名的《洞庭鱼米乡》，来自于他在路上碰到一群去南岳庙宇烧香还愿的宁乡人唱的“拜香歌”；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，有韶山一位推独轮车的老农民唱的高腔山歌的影子；《小背篓》，则源自他在湘西采风时，碰到一群把冰棒放在背篓里的苗家大妈。1990年春，央视春节晚会上，当年出生在背篓世界的宋祖英以甜美的嗓音传情地演唱了这首歌，引起了全国的关注。后来，宋祖英说：“我是唱着白老师创作的歌曲《小背篓》到北京来的。”

在湖南民歌中浸泡了50多年的白诚仁，2000年仍然坚持到桑植、城步这些地方去采风，发现民歌断代的现象非常严重，当年他学过的艺人们纷纷离世，没有传人，白诚仁当年学会的歌，当地一些歌手都听不懂了。从此，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是，要还歌于民。他计划在全省选苗瑶侗土汉族五个点，每个点选100个年轻人来学歌，找一些歌师来教，自己带一些志同道合的老同志下去，一个点办4个月，用五年的时间，把这个工程做好。为了能够实现计划，年过七旬的白诚仁每天坚持将手撑在沙发的扶手上，将腿抬起来一分钟，以锻炼身体。

[肆]

“我看中的不是钱， 而是他们的才华”

白诚仁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音乐教育家，宋祖英、张也、吴碧霞等著名歌唱家都是他的学生。每次发现音乐人才，发现一副好嗓子，他总是特别高兴。一直以来，白诚仁的经济收入都不高。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泊。有时候他帮别人作曲，分文不收。他带学生从来不收钱，有时自己还管他们的吃住，还要贴钱。

常常有朋友为他抱不平，对白诚仁说：“老白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在国外的收入都可以养一个乐团了。但你现在真是一无所有啊。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，你付出了劳动，按劳取酬是应当的。现在哪个带学生不收钱呢？”白诚仁总是笑着说：“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不要对金钱看得太重。我带学生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培养人才。我看中的不是钱，而是他们的才华。”他的家，被人们誉为湖南民族音乐的免费“黄埔军校”。

■文 刘玉锋 整理
图 记者 王朔鹰 翻拍

画外音

生命之美 文化之美

“湖南民歌之父”白诚仁先生走了。老人像一片静美的秋叶，魂归大地。

在金色的银杏无比灿烂的季节，这座城市，从此少了一个热爱着湖南民歌、热爱着湖湘文化的老人。但这位老人的故事，必将会在三湘四水间流传。因为这些故事，留下了太多的美，在他创作的脍炙人口传播四方的歌曲里，在他奔走于湖湘田野山地间的脚步里，在他振兴湖湘音乐文化的雄心与激情里。

这样的美，有着一一种淡泊名利、静守安然、超越世俗的道德之美、精神之美。白诚仁先生的名气与财富，虽然比不上那些唱他写的歌曲的大腕们，但他并不以为意。他蜗居在那间一住就是数十年的小屋里，淡泊安然。因为他的精神世界如此充实，在他的心里，装着一个湖湘音乐文化的大宝库。因为他心里时刻焦虑的，是如何在有生之年，尽量抢救那些正在快速流失的湖南民歌资源，大力培养新一代的民歌研究者，把他一肚子的湖南民歌唱下去，把湖南民歌发掘、研究的工作接下去。因为他深深懂得，这些真正来自民间的音乐文化，是我们的音乐文化之根。他做了一辈子湖南民歌的挖掘者、整理者、守护者，他的痴迷、他的坚守，他与民间歌手们亲密无间的情感，无不体现着对民族文化、对湖湘大地最强烈的自信、最主动的自觉、最深沉的爱。

因此，这样的美，也有着一种坚守信念、执着前行、从不放弃的行动之美、实践之美。因为有了他，有了这样不计功利、只有付出、不求回报的民歌之爱，使我们更有可能领悟、享受湖湘的民歌之美、音乐之美。

因此，先生之美，是生命之大美，也是文化之大美。这样的美，正是今天物质丰裕但精神贫穷的有很多人最缺少、也最渴望的部分。

愿我们好好地珍惜、守护并培育这样的美。还有更多这样的美，就在我们身边，就在我们的心间。 ■肖欣